

□张雅宁

山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  
中学2016级4班

去阿尔卑斯山的路上，我在车上望着窗外连绵的山峦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《小海蒂》是我喜欢读的书之一，从看完那本书开始，我就对那金黄的牧场，巍峨的雪山，温顺的羊群，具有欧洲特色的小木屋着了迷，幻想有一天能到那里生活。而如今，我竟然就要欣赏到阿尔卑斯山的风光了，顿时觉得自己像在梦中一样。

站在山脚下，少女峰近在眼前，她是那样雄伟壮观，那样引人入胜，令人忍不住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山脚到山腰都被郁郁葱葱的松树包裹着，放眼望去，好像进入了无边的碧绿海洋。走近时，你会发现每一棵松树都站得笔直，好像保卫这美好景色的骑士。这叹为观止的美景，令人不忍前行，好像只要往前迈进一步就会打扰这分宁静，打扰这天地与自然的平衡。远远望去，山顶被白雪覆盖，一片白色，白得那么纯



## 夏日 阿尔卑斯山的

洁，那么光滑，好像是银色的丝绸铺在了山顶。而这丝绸却不是完美无瑕，因为有些蓝色的花纹蜿蜒盘上，但正因为如此，这

山才更有一种沧桑之美。

坐上瑞士特制的齿轮火车，可以爬上这峻峻的山坡。在车上，我打开窗户，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。一路追随着窗外的景色，从草原到树林，从树林到薄雾蒙蒙……正遗憾看不清雾色里的景物时，突然发现——下雪了！一片片雪花像鹅绒一样飘落，仿佛一个个顽皮的小精灵随风飘进车窗。我伸出手，感受这来自天地的礼物！

走到山顶，我惊奇地发现，一丛野花铺满了山坡，它们被冰晶般的白雪一衬，显得更加娇艳了。柔弱的花瓣上沾着一

颗颗晶莹得好像珍珠一样的水滴，慢慢地无声滴入草丛中。山顶立着一座小木屋，上面用英文写着，这个地方在1989-1990年被Markus Imhoo拍摄电影《The mountain》，真是别有一番趣味！

乘缆车一进山谷，我就怔住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里不是人间，这里简直就是天堂！绿草如茵，铺满山坡，好一个天然地毯！簇簇鲜花点缀在绿毯上，白色的、黄色的、紫色的、粉色的……这些花儿在绿草的衬托下，鲜艳得好像快要滴出水来了！不远处，一两座小木屋伫立在树林边缘，一群羊儿悠闲地在木屋周围吃草，它们脖子上的铃铛发出“当啷当啷”的声音，这声音回荡在天地之间，回响在我的耳畔。抬眼四望，是重重叠叠的山，蜿蜒着，消失在蓝天之下……

下了山，我还沉浸在刚才的美景中，意犹未尽。这个夏日，这个阿尔卑斯山的夏日，注定将是我一生中 most 美丽、最美好的夏日。

扫描二维码  
关注壹点文学

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## 中小學生暑假征文選登

### “花生”之約

□张渤麟

济南燕山小学四年级

“花生”是一只猫。 “花生”不吃花生，它的主人是开花店的，给它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：在花间陪伴主人生活着。

“花生”有两只大大的黄黑相间的眼睛，犹如两颗花色的大宝石。“花生”并不像真的花生那样黄，而是灰白相间的，尾巴又细又长，是灰色的，没有一丁点儿白色。“花生”很胖，足足有九斤沉呢，比我刚生下来的时候还多一斤一两呢。“花生”这才一岁半，听说猫能活十几岁，不知道“花生”长大后得有多重。

平常我妈妈来花店的时候，“花生”都很乖，可我今天一来，它就“疯”了。我想抱抱它，它却抓了我一下。这让它的主人徐哈姐姐气得几乎抓狂，一气之下就把“花生”拴到了桌子腿上。

我不忍心“花生”就这样失去自由，于是偷偷地把它放了出来。这下，“花生”恢复了活力，又开始到处乱窜。

徐哈姐姐以为是它自己挣脱了绳子，就干脆把它关到了笼子里。我觉得人和动物活着的最大意义就是自由，于是我把“花生”的笼子门打开了。很奇怪，“花生”并没有猛地扑出来，而是蜷缩在里边，不肯动。我只好使出了绝招——用鱼肉罐头去诱惑它。哈！这招真是大管用了，“花生”一点没有犹豫，扑上去吃罐头。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“砰”地关上了笼门，这下“花生”就回不去了。

我轻轻地抚摸着“花生”，摸摸它的头，摸摸它的后背，再摸摸它的肚皮和尾巴，我惊讶地发现“花生”的毛居然比地毯还要柔软许多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：徐哈姐姐对我说过，“花生”非常非常地爱干净，睡觉前总会仔细地舔毛，有时还能舔上几个小时呢。

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，爸爸来叫我回家了，我只好恋恋不舍地跟“花生”告别，跟着爸爸妈妈回家了。

“花生”，谢谢你陪我度过了这愉快的两个小时，改天我再来找你玩，好吗？

(指导老师 李姝)

## 老家的那些人名

□贾小我

滨州市邹平一中高二33班

每年暑假，总要随父母去农村老家住几天。这样的日子照例是在倾听父亲与爷爷奶奶的谈话中打发掉的。他们的话题，总是由一连串稀奇古怪、令人匪夷所思的人名展开并充实起来。听久了，我对这些人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父亲显然对我抱有的这种新奇想法很欣慰。他的兴致高涨起来，开始跟我侃侃而谈了。

父亲说，其实我们村这些人名听起来是很土的，像“牢靠”、“挺脱”、“结实”、“利落”等等这样的名字，但它是父母对孩子将来做人、做事的一种愿望，一种期待，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人如其名，踏实做人、稳重行事。而一般取这些名字的多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。而到了60年代，像“存粮”、“丰收”、“省儿”这类名字就多起来，这是乡亲们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，一种出乎本能的强烈愿望，是对丰衣足食生活的深切向往和期望。

说到这里，父亲突然笑起来，他说村里有一个人的名字他至今也不知道其确切涵义，叫做“麻古轮”。父亲说他印象中那是一个粗手大脚的汉子，性情执拗古怪。但这个涵义十分模糊的名字却成为了我们村的一个经典，人们形容一个人言行乖张，便称之为“麻古轮”脾气儿。这不也正是农村人的一种幽默，一种智慧吗？

还有一种情况，父亲说，过去各家孩子都多，父母嫌起名费事，就采用省劲儿的办法。如家里老大叫“大厂”，再有了老二就叫“小厂”，如果老三又一路跟下来，取个“跟厂”了事。更简便的是借助地名，孩子再多也不是事儿，像“北京”、“南京”、“上海”、“天津”这些城市名称都是很多孩子的名字，村里有一家兄弟四五个，他们的名字差点把淄博市几个区县给包了圆儿。这样起名固然是图省事，其中不也暗含了人们对城市现代文明的一种向往与想象吗？

父亲又提到与自己同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。他说，如果是女孩，名字里带“红”的一抓一大把，而男孩叫“小兵”的，只能靠大号(学名)才能分辨出谁是谁。父亲说他小时候，如果外村来人，逮住个小男孩叫声“兵哎”，十有八九是不会错的。父亲的小名并不叫“兵”，他曾为此感到失落，那时倘有陌生人喊他一声“兵”，他能为此兴奋好几天。

这时奶奶有些嗟怨了，她说现在村里小孩的名字都是咋起的？叫“凯伦”的，叫“海伦”的，还有一个字叫“若”的，真是搞不懂了。

都说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个记号，但透过老家这些有趣的人名，我看到了人们从朴素简单的愿望到强烈个性化欲求的转换。人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的观念的变迁，回味这些人名，更可以深切感受到这个时代发展脉搏的强劲跳动。

(指导老师 南志斌)

□李柏林

淄博师范专科学校附属小学三年级三班

## 愉快的海边写生

去美丽的海边写生，一直是我小小的梦想。今年暑假，我和淄博少儿美术中心的同学们来到海边进行国画写生，终于圆了这个梦。

那天，老师带领我们来到田横岛码头。我终于见到大海了！大海一望无际，一排排的浪花涌来，轻轻地拍打着沙滩，把停靠在码头上大大小小的渔船推得此起彼伏，就像在扭秧歌。和我一样从未见过大海的同学们，心情激动、兴奋，我们喊着、跳着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。带队的王老师索性让大家玩个尽兴，小伙伴们站在浪花之中尽情地戏水，拍照、欢笑……

等大家平静下来，我们开始了以渔船为“模特儿”写生。在这之前，我学过炫彩画、丙烯画，从今年开始学习国画。在家里时，我作过花瓶、紫藤等静物的写生，而画在风浪中摇晃的渔船还是头一次，这是对我的考验啊！我仔细地观察、构思，把豪华的快艇作近景，把渔船作远景，形成了远近强烈的对比，王老师夸我的构思、想法挺好。

落笔前我把老师讲的注意事项在大脑中又过了一遍：用笔要丰富，用墨应有变化；构图要讲主次、疏密、遮挡等等；我运用了墨的浓淡、干湿变化，突出了国画的“水墨味”。我为这幅作品取名为《快艇和渔船》，我自信我的写生作品是比较成功的。

在海边写生的六天中，我们还画了城市风景、大海等作品。这次写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：要当一个真正的小画家，需要在生活中多观察，多练习，才能画好画，才能表现出生活中的美。

□李沂霖

青岛大学路小学四年级三班

## 踩烟头

昨天，秋高气爽，我和妈妈正在公交车站等车。忽然，我看见一位中年男子站在一边，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休闲装，戴着一副墨镜，嘴里还叨着一支香烟，目中无人地抖动着左腿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：这个人一定不会灭掉烟头的。

果不其然，过了一会儿，只见这男子把手一挥，便将没有灭掉的烟头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。

这时，我的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争吵。一个声音说：“这个烟头是他扔的，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吧！”另一个声音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！这天又热又干燥，万一草丛起火了怎么办？”

没有过多考虑，我决定踩灭烟头。

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草丛里，猛地连踩了几脚，这个“危险的火苗”终于灭掉了。回头一看，那个抽烟的男子仿佛被雷电击中了一般，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他显然被我的举动惊呆了。周围的人们先是用诧异的目光盯着我，很快我看到他们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这时那位男子也羞愧地低下了头。

汽车“滴滴”地进站了，我赶忙拉着妈妈上了公交车。坐在公交车上，我心里深有感触，乱扔烟头导致了多少火灾啊！所以我倡议大家“踩灭一个烟头就少一份危害，让我们行动起来吧！”

(指导老师 张永凤)

投稿邮箱：

qlwbzw@126.com